國朝文錄

白鶴堂文錄引

予選　國朝古文粗竟而心終未慊以其所得者皆三江兩浙及閩楚之秀天下之大百餘年之久必有卓然自爲於荒江窮谷之中而未行於世者因作書詢之龍泉縣尹楊蓉渚先生以先生蜀人而遊於蜀最久也先生乃以滇劉寄庵蜀彭樂齋兩先生集應予夜讀樂齋集竟躍然曰此眞參之太史以著其潔者太史公之遜唐柳子厚如之宋歐陽公有之明歸震川實允蹈之入本朝來自魏叔子外未之敢許乃今得之於樂齋大略其人眼高於頂力大於身讀書能提要鉤元行文則擺脫一切浩浩落落絕

無澀滯觀人世泛濫之文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觀其以白鶴名堂可知其用意之所在矣集中傳最佳議論之文未能與衍要之可當一深字樂齋名端淑眉之丹稜人雍正乾隆閒以進士官吏部與胡稚威蔡莽三相往來文中文末多二君評語云 上高李祖陶撰

白鶴堂文錄目錄

白鶴堂文錄

丹稜彭端淑樂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葛爲霖雨

贈懷遠將軍玉吾公家傳

余祖先將軍諱萬昆號玉吾生九歲而孤弟諱萬嵩甫六歲遭伯氏變貧無以爲資然慷慨有大志嘗以濟困扶危爲已任歲旱貸粟於鄰人朱翁翁善鑑奇之歎曰逆臣擅權盜賊橫擒世將亂能障此方者必君也請以子孫託遂指粟數囷遺之後壯力治生事有田百頃家僮數十人甲申之變逆賊張獻忠由夔及重瀘破成

都據蒲府僭僞號大順土賊竊起僧有鐵脚板丹有蕭永道先將軍團鄉勇力爲防衛盜不敢近嶽逆遣假子撫南王劉文秀屠川南始印蒲次及丹營丹城外先將軍計款賊且覘動靜於是擇健勇七人與俱內褁綿甲藏利刀舁牛擔酒至賊營賊橫戈豎矛刀劍交加光寒射目從人俯首次進股慄失色先將軍意氣自若賊（怒外僞從加倍爲將軍出色）詰來意語未畢怒從人藏刀墜地鏗然有聲賊叱縛帳下詰以故從人畏賊舌強強不能下先將軍從傍應曰某等去將軍營數十里防路盜刦藏刀自衛無他意也且某等僅八人計何能爲賊釋之遂歸暗據抗要備賊賊亦旋引去當是時丹東南北諸郡殘害

幾盡獨吾鄉安堵如故邑之避賊者多依焉獻逆之據成都也悉
將楚蜀所掠金載船數百欲順流下嘉陽明參將楊展起兵大破
賊於眉之江口焚其船其金盡沒江中賊逃逝先是川北土賊姚
黃羣袁韜武大定鬨展舉事往投展展愛其勇倚為腹心及賊敗
韜屯青神大定屯犍為展屯嘉陽兵勢甚壯然展名方盛負其才
藐視韜與大定兩人陽附展而陰實忌之嘗有圖展志適展壽日
袁謀置酒殺之遂圍展宅展子景新率從騎三百自黎雅奔過鐵
鎖橋三百騎悉沒橋下景新勢窮乃趨先將軍甫設食而韜眾已
駐余家五里外矣景新遑遽失箸泣語先將軍曰願就縛毋以我

累君先將軍曰事急矣公子第行擇駿馬令由間道越蒲卬以奔成都竊之曰賊追必急此行三百里惟新津長江可以阻賊公子渡江當沈船毋使得渡吾自有計以退賊因率鄉老數輩俯迎道（此段頗老辣）傍以實告翰等熟視之不疑也問去幾何矣曰未踰時何道可及曰間道近大道薮易行翰從大道故令導者紆其途冀翰甫渡江即沈船殺渡夫翰至津急不得渡而冀新已脫去楊氏之不絕者（術留扶危此）（為[illegible]夫）先將軍力也我 朝大軍既誅獻賊於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赫成裔復據黎雅叛建南觀察使張能麟聞風負印以逃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川南復大亂警報至成都制軍

李公國英憂之問軍中誰能探賊虛實者或以丹稜界連黎雅舉先將軍與張公應試對應試者予家世戚爲人有幹略曾與先將軍相約拒賊者也召至詢之先將軍曰某間諜出有兩道一出邛州一出洪雅洪雅地僻而徑險賊不知備將軍大軍揚言出邛而以奇兵襲之可以破賊且傳言賊喜僧此亦易計耳遂辭歸道幹僕剃髮易衣乞食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於是制軍分兵兩道剋期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佯敗賊悉眾來馳奇軍突入豎旗鳴鼓縱火焚其巢火發燄大賊回顧驚亂夾擊之斬馘成禽眾悉降制軍語先將軍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以都督僉事劄付張如之

先將軍堅辭制軍不能屈張官數年亦歸先將軍平生濟人利物他無所計嘗蜀遭賊變人人逃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米數千錢人不得食道路死者相枕藉先將軍家有餘蓄設粥場於通衢之傍四方就食者日不暇給復擇膏腴地種芋及黍稗可食之物以續之三年所活數千人鄉官裔陳道儲少孤諸奴乘亂謀逆先將軍撫爲己子誨之成給以業後卒爲所陷幾覆其家事白終不與較是二事者父老至今百年來猶欷歔稱說之年八十八卒以孫華珠贈承德郎孫端淑贈奉政大夫孫端節贈懷遠將軍臨危囑子孫曰余不幸少孤履險涉危四十餘年賴先人澤至今吾無德以

二事只淡淡[illegible]之

及子孫惟忠惟孝克勤克儉毋替舊德而衍緜緜各守厥訓以啓後人卒之日遠近聞之多爲流涕云

追敘先人功德只如弈弈直敘而無限可驚可愕可泣可歌之事皆盤結於字裏行間眞文郎至文也原評

石昤生宋石芝傳

石昤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善之屈嘗寡言笑無喜慍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昤生昤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嘗游滇南策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戒湖進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於滇之石苒洟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 朝廷復遣將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旣

朱石步邁石無將從石叙起得法開口數語便寫得倘恍不測

深入來有力

以下討叙不芝

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尚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黄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爲賊諜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閈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間道險阻無備可遣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此即韓信拔趙幟立漢赤幟之法）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

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托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巖攀藤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豁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問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獨石貽生而已（隨拍合石）及歸西安每訪貽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僭至僻地趺坐飲酒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哭罷棄其飲器而散又常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貽生（如信陵之待侯生）也俄而貽生草冠草履褐衣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旁待

靴韈傾酒甚恭咍生亦不稍遜持杯豪飲傍若無眾賓咨也眾大驚駭卒莫測其爲何人後咍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咍生曰待吾友入宋公備之主人疑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咍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橐中貲厚葬成禮而去天下既定將軍身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遊爲言石芝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爲張將軍畫策建奇勳功成身隱咍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咍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

爲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精於史記合傳之法而神韻復超 雋字兆

○張文端公傳

公姓張氏諱鵬翮字運青謚曰文端蜀遂寧人也父光祿公某夢祥雲繞室覺而生公幼端靜如成人有大志嘗讀陸宣公奏議至貨賄之際云云慨然歎曰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澹泊明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康熙己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時館中競以文藝相飾公年最少獨與魏環溪諸公講學不倦癸丑改刑部主事銓選員外郎嘗辦疑獄不避權貴人皆憚之再遷禮部郎中上召見賜太液鮮鯉以郎官邀殊恩自公始庚申特簡知蘇州府尋未幾以太夫人憂去服除補兗州甫下車釋冤民三十人全婚

姻一人。因舉者、屢遷兵部督捕右理事。時
上方重于公成龍。問諸臣中誰敢繼者。衆以公應。於是命與內大
臣同使俄羅斯。路經喀爾喀地。初額諾德與喀爾喀爲難。
上嘗命達賴喇嘛解之。至是復交搆。喀爾喀聲言王師將援以給
敵。公聞之、言於衆曰、古人有言、慮善以動。此行適中額諾德之忌。
當預計之。毋使生變。衆迂其議。俄而額諾德果執我前軍。衆驚欲
退。公急止之曰、不可。受
天子命。當奮不顧身。柰何示小醜怯。且
吾退而彼襲其後。將何以禦。莫若陳師固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
以通其故。彼若跋扈。再計可也。衆猶豫。公厲聲曰、事出危難。正臣

予捐軀効命之日。公等皆怯。莱獨當之。衆不敢排。於是從公前計。領諸標服罪。使還轉左理事、再遷大理寺少卿、已。屢從　南巡。還至吳門、授浙江巡撫、公之撫浙也。約已率下。興利剔弊。施奇節、安流徙。七年、士敦實行。人思競爭。倉請免捐穀。時議欲中傷。奏上、仍留任。尋遷兵部侍郎、浙民感公德。學校塑位。繪其像於竹閣。曰傳以念我公之惠政。已而擢召督江南學政。三年、　上嘉其操。賜書獎諭曰。從前作清官者。朱文清一人。近日張某堪與之匹。遂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會淮黃泛溢。南北阻絕。運道難通。議者欲改海運。　上特調公總河。命經理其事。公博考輿圖。稽故迹于河自

開歸至雲梯以下于淮自洪湖瀕盱泗以上按形勢歎曰河性不直而灣曲之是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險其口是阻之流也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南亢而東傾而以數貨爲之牽引欲其還向淸口不亦難乎欲疏河必開海口欲淸河必鑿六壩海口不開[illegible]之與廢而尾閭不暢也六壩不塞瀦之匯湖而中無蓄停也乃陳十策願以便宜行事　上報曰可於是擇人任使遴王鼎塞館陶之法修明潘季馴江一麟所築歸仁堤之遺拆攔黃壩杜諸決口倍大河南北之隄曲者使直而河水朝宗堵唐梗六壩開張福口裴家場瀾泥淺三汊儲及張帥諸莊挽全湖之水併力敵黃

而瀉淮以出是役凡耗帑數百萬有奇公不以錢利已故下亦臧激輸忱樂爲之用當是時水安其道民寧其居舟行不驚淮運乃濟時人爲之語曰昔之帑肥於人今之帑肥於地矣公潔也其居民爲之謠曰塘梗築兮水不通白駒開兮下河通海不揚兮水不溺民樂其中兮人安而歲豐頌公功也先是陳家莊外近漫灘內逼溺泉狂瀾騰沸相傳有水怪公爲文祭之三日有狀如牛徙去於是癸未　上南巡自清口至桃源周行徧視河黃淮清回視公曰朕三十年前泊舟於此水不覆隄者數寸今安瀾若此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此皆奉我　皇上經略非臣力也詔爲刑部尚書

尋轉戶部尚書再遷吏部尚書　上嘗以公公直廉明凡有大疑
獄輒遣判之前囑禮之參陳鵬年也公直鵬年而曲禮公子某牧
懷寧屬禮下例得薦禮語同列曰吾且殺張家子姑從民望覓之
尚望薦乎公按奸發伏振擿是非無所容回多類此
世宗即位九年拜內閣大學士　上在潛邸洞悉天下利弊及中
外臣僚淑慝嘗初御極即有是命其子某及孫某各賜爵有差時
上方勵精圖治毅然更新公亦以身任天下事因能授任持大綱
去煩細時議稱賢相焉公自弱冠入仕及爲相凡五十餘年名滿
天下主上不疑同官不忌考諸史冊往往難之年七十七卒遣子

以邊防河防海防三大務遺奏（惜不載其大略）上悲悼減膳贈少保諡文端賻賜甚厚公兩知貢舉及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三視河當爲相上猶遲公曰以位則卿不當辭以齒則卿亦不當辭然徧視諸臣無出卿右者蓋公長於治河凡所經畫無不究悉至今數十年來（以治河作結）遵守其法不變其丁未試南宮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綿衣蓋禁試畢羣詣闕謝恩大宗伯吳公襄宣於衆曰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愧朝廷其見重如此贊曰蘇子有言其生有自來其逝有所爲聞公初入蘇闈監臨某公夢緋衣白馬人入某號以爲奇使人記其名於簿試竣按之公名列焉羣異

繞室之兆洵非誣矣

特垂表其治河餘皆從略

榮祿大夫滿江王公傳

公諱允吉號滿江蜀安岳人也先世來有聞人至公始纘少從戎嘗爲某制軍賞拔日夜行六百里不倦制軍壽之拔督標把總未幾再拔千總會制軍觀兵較場傳令箭道首尾設矢的各一列絲架於中衢暗置鵓鴿瓦罐中懸其上命將卒初矢次鎗次復矢軍中無當意者序至公公攬轡而上一矢破的觀狀如見馬縱不能止已越絲架數武公回身舉鎗碎其罐鵓鴿羣飛一軍齊賀公倚鎗復從容發矢矢畢以報制軍制軍曰眞將材也旋擢瀘定橋守備時蠻人爲亂抄刦商賈道路不行公中其狀於制軍遣提督唐某領兵勦

之命公爲前鋒公初與蠻人戰失利唐將斬之同官守備李琳者以其家十數口保公曰王某驍將也將軍令再戰不克琳願與俱戮唐限三日破賊飭曰若失機特汝頭來當是時蠻人既勝橫據大岡壘木石於上堅不可破公潛命熟蠻探其形勢回報曰大岡三面險峻獨後面稍平悉深箐公曰吾知所以破賊矣於是揀營中健卒五百人餉以牛酒令其醉飽約曰吾與公輩願生乎願死（以下數行渺欻欲動）乎衆曰何謂也公曰三日能破賊則生不能破賊則死衆曰惟公（絕似史公）是命於是括諸營羊數百頭以火爇羊角上夜半令老弱軍驅至大（[illegible]）岡下用巨炮飛擊譟以鉦鼓示欲上狀蠻人猝驚不悟其誘也羣（[illegible]）

諱曰官兵至矣盡木石下擊公潛與五百人間行從深箐中攀藤附葛而上排刃突擊火其巢賊大亂爭竄不及凡斬首千餘級生擒數百人報至唐驚曰遂能破大剛耶列戰功第一提督唐惡蠻人叛欲示以威設營郊外縛所擒賊衆數十人跪列左右命公斬之公立刃數十人而色不變觀者咸欽其勇變平擢督標遊擊再遷參將數年升秩洞庭湖副將又數年升秩川北鎮總兵會西藏之變制軍年請命於公鍾琪將兵公副之藏中衆聞公名曰是昔年能取大剛者公至藏營伍整肅刁斗森嚴一夜賊竊營營驚公下令靜鎮批喉賊旋遁因問司夜為誰或以公子某應公命斬之

於是營中諸將卒齊赴轅門請免公曰軍令如山不可移若徇吾子何以服眾（與賊戰兒斬其長子相勸）遂斬之軍中股慄無敢犯者是役也制軍屈謀得宜自成都去西藏近萬里不勞一軍不煩一卒而糧餉充足故公號得從容破敵二年西藏平 上召見授鑾儀衛正使而公年亦已邁矣未幾以老辭歸 上不拂其意深念勞之賞賜逾常家居數年卒卒之日年七十餘歲

贊曰公與余家為世戚余未獲親炙公余弟磬泉為余言狀貌雄偉絕人舉止嚴肅不可犯一飯斗米一飲百杯談往事亹亹不倦蓋古名將未有過者嗚呼西藏之平公有奇勳為當事者所忌反

見黜李廣不侯可勝慨歟

只著意爲破大剛一節西藏事竟未實敘而軍令如此其槪可知

陳烈女傳

彭樂齋曰余聞諸先儒云女子未廟見不成婦無守節理此言蓋不以其所難強人也未成婦而失節豈非能人之所難哉鄒城陳烈女者生自農家許聘鄰人徐姓子未冠而死訃至女執薪方爨

（所謂心不在焉）

聞之薪自竈中燃及外達於手始解須臾入內撤其頭繩足帶易

（出復爨緊封此亦忍不住矣）

以素出復爨忽大慟其嫂見之微笑言於母母曰閨中女奈何作此態女遂止女父農人難與言舅某邑諸生素奇女適他出女口中念曰安得舅氏至乎久之乘間語母曰兒已許聘徐郎便終身不易聞郎伯兄有兩子得一子輔之便畢兒願母正色叱之曰唉

是何言汝母自爲婦來未聞有此止恐爲外人羞也且毋令若父知知則當重怒汝女不再言他日母怪其形骨立潛視臥處則淚溼枕有血痕驚曰此子乃一癡至此耶倩鄰嫗代解之女度母終

毋也天只不諒人只

不可行已志而又不敢違於父但曰俟舅至而舅終不至遂自經死蒲城老人屈悔翁曾與女舅遊得悉其事言於余余聞而歎曰嗚呼烈矣豈非能人之所難哉是固可以愧天下之既爲人婦而他適者已

文家全貴入面烘托篇中略寫嫂詳寫母虛寫舅只是極寫烈女耳若專就正面寫縱極意描摹總不生動　原評

此等題今人作之者多矣然往往有議論而無神味又或過於描畫未能恰如其人惟此文寫其嫂之微笑寫其母之痛訶寫其女之驟聞而神奪久鬱而志堅如燈取影毫髮畢肖而又雄雄高簡無小說家渲染習氣拔出而入於神且進於道矣

廖氏傳

廖氏者蜀江津縣民戚成勳婦也成勳僻居山中值獻賊變倉皇奔竄廖弱不能從不得已置之去廖堅閉重門自誓以死逃數月賊不至倉中積穀頗饒養以食數年荊棘叢生蔽其宅遂與外隔（想於孤獨亦如此）其後食漸不繼向階池邊種穀續之以草為衣四十餘年亦不知成勳之存亡生死矣成勳竄入黔中久之別娶妻生子二人年六十餘歸訪舊里是時天下甫定川中土滿人稀田園半沒深箐虎豹豺狼出沒縱橫人跡罕到無從覓其故居但識其向而已因倩人力持斧斤斬竹伐木數日望其宅頹欹尚存大樹如圍自屋中

可　可哭

出微煙出沒與之固不計其妻之猶存也及近宅廖愈從樓上呼曰汝是何人成勳惶惴失色倉卒厲聲答曰吾此宅主人戚成勳也廖窺覘久覺衣冠迥異昔時而聲音笑貌彷彿似其夫泣語曰君殺夫耶殺廖氏也可將君身餘衣衿與妾得被體相見成勳怪之然聽其言似非無因者即解衣擲樓上須臾氏自樓下面目黧黑髮亂如蓬成勳恍惚莫辨廖備述其出亡言當日事歷歷夫婦相泣如再世人偕至鄰家復自黔挈其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卒

彭子曰嗟夫獻逆殘蜀古未有若斯之酷者也當是時父子兄弟夫婦間其得全者亦已僅矣廖氏蕞爾一婦人獨守窮野荒榛中

與成勸別四十餘年卒偕老死毋亦有天幸歟嚮使氏迫於勢一
（可以天地之大無所不有）
死無餘世必無有知者事固有奇與不可測若此耶余丹縣南竹
林寺楊氏女與母同居事母孝母死不字入山採黃精食之體輕
能飛往來樹間父老猶及見之後莫知所終其事固與廖氏類歟

此眞奇事文亦足以傳之君令蔣清容先生見之可以譜入紅
雪樓傳奇

唐子西先生文集序

余少讀吾邑宋唐子西先生古硯銘及山居詩訪其集二十年不可得癸亥春余弟仲尹偶獲鈔本於京師肆而中詩文及雜著凡三十卷所書體製仍從宣和舊式盖先生之文未行於世久矣宜搆求若斯之難也於是爲之序而梓之敘曰丹稜屬眉山兩宋時人文之盛莫盛於蜀蜀莫盛於眉天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蘇文公洵文忠公軾文定公轍與廬陵臨川南豐互爲

難得此斷人萃知之

雄長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簡公燾所著長編與涑水新安相爲表裏者也子西先生以超邁俊逸之才接踵

其間當是時三蘇名方盛先生出稍晩使得遊東坡之門其聲價豈在少游黄蔡張下哉先生既沒世徒淼其詩而不知重其文推之者獨一陳后山耳乃沈溺五六百年而一旦得於吾弟仲尹之手毋亦有天幸歟文簡之史闕舊本尚流落吳越楚粤間余不及獲（今已于大典中錄出）見使得與先生集並傳是固有幸有不幸歟嗚呼先生官不足以稱其才而遷謫備嘗轗軻以殁獨其文若精金粹玉不可磨滅奕世而下猶有同好或亦先生之志也已

標舉處甚有體而筆亦爽潔

送弟向若序

南丹小邑也自明以來四十年登賢書者數人列南宮者一人而余家昆季七人獲其六自顧何能亦由先世之德祐啓後人而邀天之靈以至此也且夫天於人何嘗之有天之將福是人也必先

然不足爲智解

以小禍試之其人而能受則福遂因之而至矣天之將禍是人也必先以小福懼之其人而能悔則禍遂因之而息矣試以小福而不能受懼以小禍而不能悔此天下之自欺人也考前史所載及近世見聞往往不爽其得福者必其能受者也其得禍者必其不能悔者也易曰天道虧盈而好謙書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嗚呼

可不凜哉。可不凜哉。

何等高古何等深厚宋人見此理却無此筆 芳三

泠吟居士詩序

余客京師有　國朝五言近體之選天下諸名士讀是集者輒題之謂余可與言詩欲并窺其全因不自度延攷諸體大要賤稚而貴老賤俗而貴古賤華靡而貴淸與秀是數者人世所指爲泠而避之者也然格不冷不老筆不冷不古骨不冷不秀神不冷不淸世之所避吾之所趨也余年家子易君淑南以泠吟居士集遺寻寻未識居士爲何人也讀其詩而歎曰嗟乎是其格老其筆古其骨秀其神淸得泠之味者也淑南曰君曷敘而行之寻曰寻何以敘居士之詩乎哉夫蘭生於谷梅生於冬二者天下之至泠也而

（二卷冰雪文雖作者自揭先生文深得此趣）

品花者獨貴之今天下之品居士詩者必有在矣乎何以敘居士之詩乎哉

作兩層寫後幅愈爾愈遠洲瀟獨絕　原評

鎮遠蔡侯碑記

雍正乙卯黔中苗猺之變呼嘯成羣蕭擁蟻聚南鈎排峒置隘立帥擬擾良民當事者堅閉城門一籌無措萬姓驚奔不知所為鎮遠當苗猺四出之衝城郭不完兵甲不備而危而復安者邑侯蔡君笠齋保障功也猺平鎮遠人屢欲碑其績蔡君不可已而以例推陞麻哈收閱年餘郡人思慕不已遂相約私立碑於鎮之瓦窯及塘頭諸地後書其銜曰原任鎮遠縣知縣今陞麻哈州知州事蔡諱某逾月餘郡人復將碑上銜刻去郡守趙公聞之詢故郡人曰鎮遠為猺所困幾陷矣賴我蔡侯得以亾恙全城之功固莫大

焉而仍官一州竊爲不平耳且是時與我蔡侯同事諸人功不必如蔡侯位不必出蔡侯上而一歲吳遷者有之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甚之斬刈良獠誣良爲奸而置身通顯者比比也我輩紀其績以示不忘刻其銜毋使後人知之謂我蔡侯有大功於民曾不獲報而名位之卑如此郡守不能答嗟乎古之循良所居民樂所去民思勒碑者衆矣未有以刻銜聞者噫草野罔識忌諱遂遲行其直道歟抑我蔡侯之德入人肝脾故不惜以干祿百福畢致其人歟雖然去年春

天子方下詔求骨鯁之臣如陸隴其陳璸召見者五人蔡君其一

焉則是蔡君之賢其上官不必知之而天子固已知之也天子知之而必用之行將羽儀乎天朝以爲邦國光也奚翅一州一牧而已哉郡人又何憤焉

不貲敍所以全城之功而但就郡民憤憤不平立論脫盡恆蹊

翠龍山記

丹之山自瓦屋而來袤延數百里爲總岡或曰總諸山之岡也自總岡而來袤延數十里爲盤陀盤陀之山峯多而秀不大而奇蓋丹山之勝於是始其自盤陀折而東也則接赤巖龍鶴飄然諸山以達於眉而其支分而南也則蜿蟺狀與至翠龍山而勢一聚其山巋然特峙其旁兩峯橫插每於晴日登之萬山環拱殊壯極觀瓦屋峨眉俱隱隱如伏淑背將丹之輿圖惟識赤巖龍鶴飄然諸山而茲山與盤陀不載乃丹之人尚知有盤陀不知有翠龍而翠龍之勝又不減諸山竟不得附之以傳則夫世之疆區與境其理

沒於荒裔僻壤而不得傳如羣能者皆可概也山故未有名山之有名自余祖先將軍玉吾公建寺始也先將軍嘗爲衢州判官過僧海智與之偕與歸因卜居茲山之上旣而鋤茅蘇棘鑿山之半建寺數椽工竣請名其山於潙江王公宣子先生先生曰可名紫龍山蓋取荀氏八龍義也并名其寺曰紫雲寺以山之上時有雲氣出沒故也康熙巳亥歲予小子淑讀書於上旣賴先人澤得優游以卒業又恐傳之久而或沒其由也故記之使與日或得與亦羣龍揚飄然諸山並傳也巳

起一段最擅勝場今寻錄其文而此山傳矣

劉宜人墓誌銘

古州司馬榮君力賓之配劉宜人、先其姑前一月卒。訃至京師。其弟太史雲南述其行略請銘於余曰嗚呼吾嫂平生篤於孝曉大義。適吾兄三十年。事母無懈容。嘗母疾篤。屢易醫者皆辭之。嫂焚香夜祝。願以身代。既而潛刲股以進。始愈。一婢竊見之。嫂故邪獲祕。嘗吾兄官黔之鎮遠。兩迎養嫂。未嘗不從。雍正十三年。逆苗爲變。鎮兵出援他州。苗以數萬眾突至。吾兄方力謀守禦。而署中胥役紛紛奔竄。獨嶽友張州九徘徊不去。兄曰事急矣速去諸州九曰吾非不能去。特爲君老母故耳。今虜環於郊。君以空城獨當

其任奈何使老母坐困不測之地乎吾與君分則賓主情同骨肉君母卽吾母吾思避難沅州欲爲君奉老母行也雖然服食起居微君夫人無與左右況君有四月嬰兒聞老母最係念惟君籌之嫂時竊聽屏間趨出曰先生言甚當顧今日之事尙有重於此者鎭遠危若朝露固臣子盡職之時吾義當從夫不應獨全先生奉姑行幼子存亡所不敢計吾兒正色言曰是何言從姑義也從夫亦義也今日之事從姑爲正且汝既從姑毋使吾以老母縈心或得從容盡節倖保無虞是汝於義兩得也嫂顧泣奉姑行當是時吾母新驚於亂又以吾兄故憂怖彌深嫂奉事益勤日則斂情

曉大義

妙在一折

曉大義

慰姑夜則咽哽蓬首體羸以哀傷故乳媼不給幼子天瑞卒之

使吾母得由黔楚以歸喪者嫂之力也此其卓卓大者君吾感也（用所以之作）

故告之余固素聞宜人多懿範今益信嗚呼其可銘也已宜人子

二長某娶某氏次某聘吾兄又仙之長女女幾許字某享年幾今

將葬於某山之陽云銘曰生既從姑於患難兮履至險而能平沒（結中關）

復從姑於九原兮匪後先之一律嗚呼宜人以孝死兮夫何憾於

此生

只就雲南門中敘述二事前段簡而該後段詳而盡簡處不得

增一字詳處不得删一字此兩段外亦不必復贅一語於此可

以識史體原野

奉政大夫蔡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古州司馬蔡君卒余聞之爲位以哭悲吾友之位不稱其功而壽不酬其德也其弟太史雪南走書數千里囑余銘嗚呼微雪南言固將有以銘吾友也因敘以銘敘曰公諱時豫字立齋先世自越遷蜀父懷遠將軍某公歷仕山東遊擊卒於官公時年十二弟雪南方在抱奉母夫人扶柩歸里閉戶讀書十餘年弟兄先後以文名蜀舉於鄉兩試南宮不第揀令黔中以能調鎮遠鎮遠者苗民雜處邑也風若凶悍難治公爲政精明果決事至能斷復以德化人治行稱黔中第一會時議改土歸流諸苗聞風思逆

公悉其狀上書巡撫某曰犬羊之性不可以恩諭也不備將爲害凡再上而撫目怒飛檄罪公苗則果反當是時提督哈元生悉徵黔中數鎭兵萬餘拒苗於羊老公聞之致書元生曰兵家喜壯惡老老地名羊老非駐兵地也某觀鎭遠上控偏橋下扼清溪實據諸苗之要將軍移兵於此從中調度俾楚蜀諸軍得以進援乃萬全之策若鎭遠一失苗人入而將軍何以禦之不從未幾黃平諸州縣果羅苗人乘勢遂圍鎭遠鎭遠之兵已赴羊老矣時公新遷清江別駕未及赴諸同官倉皇失措思欲遁公阻以大義曰君等皆大城誰與守衆曰能戰乎能守乎公曰戰則不敵以計先之可

守也眾不得已從公於是公恐棄倉實以安流民募士卒數百與晝括商賈布得萬疋設軍帳數百環城示以不測令士卒執戈迭繞城垣暗發礮矢傷苗苗驚疑不敢進遂遁公親環甲胄樹旗鳴鼓率眾追躡其後苗人殲逃無敢有復窺鎮遠者公既保鎮遠與提督哈共相犄援乃得合楚蜀諸軍次第平苗當是時名滿黔中黔之人無老少知有公不知有上官也上官忌之同官乘隙交搆之無功而冒上賞者與哈獨公厄抑不得進嗟乎驅未嘗敎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萬之賊此王介甫所以深歎息於丁元珍者而公卒以成功其賢於元珍不已遠哉其後由清江別駕

遷麻哈牧數年始得遷古州司馬以母老乞養上官不許會緣例入覲陳情請改近地命下遂飄然歸養數月丁母夫人憂明年公卒卒之日年五十有二初
上遣張文敏公照經略黔中文敏與公語奇其才謂可大用欲薦公未幾以事逮獄遂寢又有以陽城馬周薦公者亦不果用卒以司馬終豈非命也夫公事母夫人以孝聞弟雪南幼病醫者以藥進艱於飲公取飲示之其至性過人如此又善文章所著有集若干卷皆足傳於世夫人劉先公卒生二男子曰某聘吾兄端洪之長女曰某聘某氏女幾許字某今合葬於某原時乾隆十一年某

月日也銘曰

樹功於國而人嫉之修孝於家而天忌之天與人不可知嗚呼其官其年而止於斯

只以鎖遲敗賊一節與提督岑校勘公之生平便足不朽銘詞含蓄似昌黎

○為學一首示子姪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蜀之鄙有二僧（引喻妙）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

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子對上應不如於子之貧而此語）

最足醒人妙不詞費

蜀碧後序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扼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是以獻賊一竄夔門而秦良玉困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夔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入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慘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罵賊以死者無算

戎馬倥偬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其用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竊倚論其大略特求暇詳今吾弟磬泉採擇成編題曰蜀碧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為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故曰蜀碧者哭蜀也

詞旨森嚴筆力老潔

雜說二

臨卬人張本元者先世務耕不聞以醫傳忽自許能醫善針人莫知所授不敢試技無所效於是時人爲之諺曰僞大夫張本元曾余戚張氏婦艱於產數日舉家惶怖不知所爲本元至命取婦褻衣一襲一以箕加其上日吐針鍼之囑曰產時頂上有針孔須泥以飯張佯應之俄而生子視頂上果然急如囑張驚且喜始知其能先伯父楚錫公昔罹疾請鍼之本元曰鍼其腓先伯父戲之曰吾病在首而子鍼其腓可乎本元亦戲之針甫半忽折徐鍼其踵呼曰出針躍然出達於梁又爲人治瘀疾針其脊終身無恙自此

名漸著聞者爭造其門所試輒效與之錢不辭不與亦不責報於是時人復爲之諺曰神鍼張本元其針長或尺或數寸約計七十餘用則取諸口中言笑飲食率如常不覺也無子一女針法傳於女女死遂不傳彭子曰莊周云技也而進於道其本元之謂歟世所傳針法多矣亾若元之奇者或曰當明之亂元嘗避兵山中有老猿授此技其信然歟惜也其不傳已

絶世奇技絶世奇文